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八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

弇州續稿卷八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定興宣平二王世家

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玉驍勇善戰多智筴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

帝亡與其主遁于沙漠洪武乙丑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喀爾喀之寇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户又從破元將布昆特穆爾畧地抵延川而還遷安慶衛指揮僉事明年從楚王征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逐蒙古之侵邊者至鵶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敵于黑松甲戌從征野人諸夷鹵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為覇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

玉曰爲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幷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墉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略密雲至永平皆致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王南下進覆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王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囂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吾

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就縛斬首虜三萬級獲馬二萬匹復從王敗安陸侯吳傑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之午凌其堞斬大帥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李景隆之衆北平圍解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曹國公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矣王與諸將謀之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王悅悉師

而往至白溝之三日而景隆來戰王以麾下馳之挫其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傷數十萬追蹔至濟南圍其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王死戰得解王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王亦中創而没王収兵不見王哭之慟謂諸將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咽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王

軍中器宇偉壯顧盻有威容既居輔喪罣衰飲泣從事進攻東平搗汶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京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予誥券世襲而追封玉為特進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居二歲上謂功臣淇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玉之子輔頗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徹

侯下語未既而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歲祿千五百石世襲改給誥券又明年而安南叛臣黎季犛詭姓名胡一元而名其子曰查挾詐弑其主且叛命上怒拜成國公為征夷將軍統大兵八十萬征之上察知輔沈雄有膽力諸老將皆不如遂拔為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晟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部尚書劉儁賛軍事刑部尚書黄福大理卿陳洽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師亡

何成國公甍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碼纛前驅至隘留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季犛父子二十罪深入抵雞陵關諜傍有伏卒發兵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北嘉林縣别將由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諜知左副將軍以雲南兵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之輔用法嚴所至皆整謐秋毫無犯交人感悦其三帶州守帥鄧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謂賊有東西都及三輔郡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為土城城與柵連凡數十餘

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于江外設捍木護之其偽東都守備頗嚴密列象陳柵內兩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兵者不能十一欲以老我師輔遂移軍三帶州招市江口伐木造舟以進師上知成國公甍即命輔為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舂北討卒于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諸將建勳雁門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專美前代也輔乃遣驃騎朱榮擊賊于嘉陵江北大破之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

重濠濠外復為坎坎外皆簇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為雲梯夜蠓附而上賊于城中列象陣以鬬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擣西都季犛急焚其宫室倉卒遁入海分兵破生厥潭舍二江之援卒于是三江路宣江湎江諸州邑皆望風瓬命輔自注江渚進兵悉薄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舟中盤灘口輔使降人陳封襲敗之追奔至悶海口盡

獲其舟遂畧定諒江東潮等大破季犛兵于魯江獲大艦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者以萬計還兵救鹹子關大破之于富良江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黄江抵悶海口季犛父子夜遁輔自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乘漲亦集季犛父子走乂安遣都督柳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循舉厥江進至自南州奇羅海口獲季犛及次子衛國王澄于海口山復獲偽主蒼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

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粮器物無筭行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為交阯布政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進封稱英國公歲禄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劵冠服玉帶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犛之黨簡定復叛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晟討之敗績上乃復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季擴者起兵以應簡定而自號陳王後與旋相推重定稱上皇季擴稱

大越皇改號曰重光勢强甚輔首破其唱門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黄臣釗等大兵出鹹子關破賊于江鹵斬以萬計窮追之抵太平海口大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甚衆走景異而季獷使使來告系故陳王後興滅繼絶唯上國圖之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僇不赦梟使者首以狥麾兵由福城江轉入神投海窮追之于美良縣山中獲簡定及僞將相陳希葛等檻送京師伏

誅復破賊支黨偽王阮師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上名輔旋師時季擴鄧景異等竄海島猶未獲也乘輔之歸即嘯衆復反使使乞降上授以布政使叅政偽若款者而蠶食鄰境自廣且不已于是季擴與景異稱皇號大虞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于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賊黨黎等俘斬亦如之再破之于神投海生獲大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衆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乂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葢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内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樂安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為内應事成裂
數郡而王之輔即執以獻上鞫之得其實而會樂安之
鄉人李御史亦来告變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
卿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内怯無能為也願假臣輕騎二
萬星馳為陛下縛之来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即
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賜予優渥刑部奏决重
囚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于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
詔讞而釋之因之有審自輔始也輔威名轉盛而久握

兵上乃解其柄使朝夕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叅論治理賜璽書褒諭以古三公之職望之進階特進光禄大夫勲左柱國賚白金百兩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無何免常朝俾以朔望入侍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腆洽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録凡三被賚如宣徳時加號翊運佐理而久之中貴人王振握内秉張甚于羣臣無所不凌侮獨禮重輔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已巳振挾天子親北征額森强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

嘿嘿不敢言從至默特死于難時年七十五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襲輔爵久之憲廟閱騎射于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五十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孝宗初知經筵事監修憲宗實録録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賜如前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事監修孝宗實録録成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

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為公者六十六年為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修國史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侈為東第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寧陽王謚恭靖而生平無他藝能以敦重善為儀而已萬歷中例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恇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歷初知經筵監修世穆二廟實録穆廟録

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世廟録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嗣

弇州外史曰王始事故元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伐而冠霸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畧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筭信威荒徼僭爵九命冠秩三台赫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之豎身膏草野夫豈耄昏使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筴固宜爾嗟乎數也誰能違之不然懋遵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也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戍卒隸北平至子真而從文皇帝起義積功至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謙調邊戍與敵接角鬬戰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叅將副總兵遂為鎮朔將軍總兵于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禄千石予鐵劵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畧相埒然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

侯謚武襄永偉軀貌舉止顧盻有威容敵之挾上皇而過宣府也譙出謁𤰈睨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上皇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譙爵奉朝請上皇自南城復覩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于門者耶永謝不敢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輙𠦪意以對不為浮飾往往稱旨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亨而內疑猒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分領大營禁兵凡車駕遊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廐馬寶刀

玉䇿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上崩以屬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俾率兵治裕陵方中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詔修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為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于是物情漸歸永以為有古范爕父子風荆湘大盜劉千斤石

和尚等作亂永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鹵薄九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于古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曹籍其符印貲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禄歳百二十石未幾奇木嘉色稜寇掠大同永復以平北將軍大出兵拒之敵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守并階勲追封及三代

當阿羅冠延綏永以平冠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之擒斬以萬數獲駝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敕即軍中予世侯留鎮三邊他冦復屯柳榆莊諸處出没為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于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没者六百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顧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人于格太隃濫詒

乃弗予尋入侍經筵再録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户歲益禄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遼東巡撫陳鉞適報北兵結三衛入塞為邊患請擊之王越知敵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叅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斬首捕獲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

直異而更媚之會敵攻延綏永遂爲平寇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敵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使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馬從他徑掩威寧敵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而其至延綏敵已悉餘衆遁去一無所獲于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蔭錫踰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逾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後功賜階特進光禄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

歲益禄三百石予鐵劵追封及三代復以大將軍出征敵伊蘇穆爾於大同海東山等處大破之擒斬首級百有二十獲駞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賜世公爵再予誥劵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敵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大將印入統六軍盡護徹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慓鋭喜功名既挾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

以北兵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閹而優者阿丑嘗于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挾雙斧狼蹌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為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為之一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

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閲見顔色永亦自有内主弗與敗
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
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
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為太師懋領經筵
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于勛臣肺腑無
三朝有大禮歳時迭為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
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
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輿援詒

特予襲一輩暉長身美鬚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辛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敵犯延綏平江伯陳鋭出禦之坐撓徵抵罪暉遂為征北大将軍與太監苗逵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将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盡護諸將人以為榮兵出塞擣敵會大雪敵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逵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

奬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于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敵首三級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為誣罔請罪之上雖茍逵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敵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即阼充皇后納徵正使

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他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騏不得嗣公仍為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鎮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平田州僇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歳禄猛之黨衆叛以不時宣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湖廣召還卒

弇州外史曰永為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法然未嘗有揭社横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為國虎臣者垂四十

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擿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徹侯世世勿絶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靖難其巨小尚不可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覩久遠往往駭新建寧遠而忽宣平輩良可嗤矣

故帥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

命當貴翁笑曰以贅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贅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槖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箸喻于郭公時至傾邑而屬元季政昏弛其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槖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之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與軍蒼頭畢會而高帝自皇覺寺不能安其

業獨身仗劒趨濠為門者所止以為間諜將閒之子興

而害之子興適行廵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奇

之置帳下俾長十夫且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

驍勇善戰每出則髙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

過當于是髙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

與子興為刎頸交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

曰為我擇所歸子興撫之如己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

曰吾部曲不為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

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高皇后時同據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麤而粗日事鹵畧無遠志子興意輕之直欲凌其上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輙以昧爽往子興後至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之自是多稱疾不與會高帝乘間説曰彼日益合矣而我益孤不已權將他往于是子興乃勉强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大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

推之更出其下彭大頗有權畧子輿畧心伏之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均用曰郭某目中有彭將軍耳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唯所處之于是德崖謀乘子輿出篡而縛之置于德崖寨髙帝適行剽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近郊以覸其變曰郭公吾生父也其可緩乎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輿之二子馳以語彭大大乃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

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去彭大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高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高帝以三百人往誘刼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横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高帝以其兵攻下滁州遂守之彭趙使使邀高帝移兵守盱泗謝弗往亡何二人爭權而鬨其部曲乘而鬭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勢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曰背德不祥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肉敵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孰大焉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高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高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高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吏于他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高帝益自力每戰輙有功然不好剽掠無所獻子

興益不悍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張夫人悦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令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高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高帝曰滁固未易都亦未易王也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為之寢會滁饑子興與諸將謀所向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為元服裝以四橐駞載物偽若行賞者將而前

以襲和陽而耿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明日天祐兵從別道蓐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至薄城元平章額森特穆爾閉門為飛橋縋卒出戰絳衣兵大敗走元師追之暮還而卒遇天祐精兵戰不利天祐麾其衆奪門入遂取和陽元師潰高帝復收絳衣兵得三千餘人前與天祐等合大敗元援師于北門已復敗其太子托卜堅兵十萬人和陽之守遂固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于和陽高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

師德崖謂高帝曰若翁來吾且他往帝乃使客報子興使為備而身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恨我深矣難與共事高帝曰不敢强也雖然願公毋先而留部署不然後軍必爭德崖乃如高帝指而高帝方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二十里而報軍亂遂為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于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高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遣所親信為質使贖高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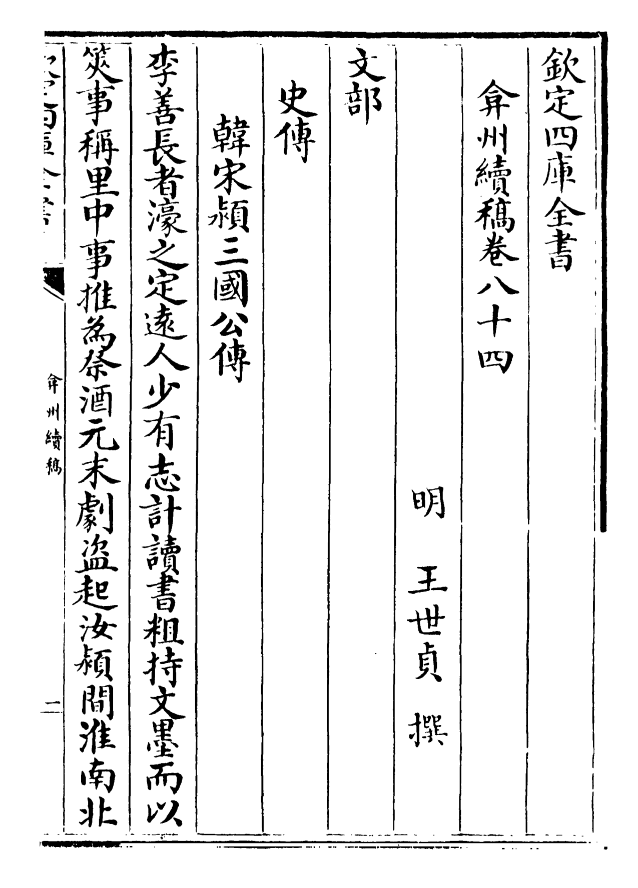
帝故强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興死時兵不能當高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高帝孫德崖閭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别將與元璀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于偽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高帝為左副元帥時猶尚右故也高帝怒不受而畧巢湖兵破曼濟哈雅渡江取太平擁衆數十萬三子顧盼然北面焉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

以失職謀為不利死或曰皆髙帝意也予與遂絶有一女為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髙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予與何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故阻即位之元年追封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歳歳不絶十六年詔太常丞張来儀為之碑

弇州外史曰来儀於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云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于豫且之綱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

非子而子非女而女高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㣲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絶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弇州續稿卷八十三



弇州續稿卷八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韓宋潁三國公傳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事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

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籍持牘者為闒適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哉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叅謀自是益専精

朝夕為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上布欵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角觝
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
中流言内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
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
亦不復強也尋子興死上代總其兵鎮和陽而元衆猶
盛王子托卜堅樞密班珠爾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
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上悉

俘取其寨歸而元諜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凰凰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檝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竢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粮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賛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曼濟哈雅兵長驅汎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畧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上稱

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顔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

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来許内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寔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

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税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以為困而國用益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上不聽語見徐達傳善長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兹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内心上曰吾居恒笑

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黄屋左纛卒以畀我若稾屍我安能復效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名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上從容謂羣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逺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令者賴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逺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狥東南

諸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上御新宫告于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盖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寶于太廟尋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始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許曰非典禮也

毋狃於近戾於古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于是議置東宫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録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宫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

行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禄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絶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粮儲供給器仗未甞缺乏剸繁治劇和輯

軍民各靡怨謡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
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
寛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叅議李飲氷楊希聖恐
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
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
胡惟庸晁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旣
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骸任賜
臨濠地若干頃佃户稱是復為置守冡百五十守仗士

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㮚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菜不治令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

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禄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女兄妻善長弟存義子佑

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閒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茍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

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

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羣臣請朝賀不
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
南又預議文臣贈封蔭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
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
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
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擴
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
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

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于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
為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
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黄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
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
庸復以西域古劒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羣
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名誥奉天門與語
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太師老矣吾欲曲
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

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

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覆宗絶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

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纎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觧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来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賛曰高帝神武所斷决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即善長功胡能比蕭酇侯哉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于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悪人亦

不異議者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自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縣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為定遠人父文質有三子長曰

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畧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
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
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
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
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
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名四方事傚仁義勿
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此

吾心也遂名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亟而有所攻戰輙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冦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上挍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額森兵盡覆其衆獲之赦額森與盟插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額森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子兆蘇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

丞曼濟哈雅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哈雅已大破降兆蘇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

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于石灰山未决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敗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

勝圍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禄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兖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黄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顧

汴梁謁上于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西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武涉取懐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于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凌沁布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

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
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
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敵
内鎮撫關内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
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
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西右副將軍同
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巴拜之師鹵其士馬數
萬王巴拜即庫庫特穆爾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

狗𦊱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别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啃極于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禄三千石賜券予告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内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脩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

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敵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敗敵遂定甘肅進至伊濟鼐路降其守將巴延特穆爾次別篤山口岐王多爾濟巴勒走獲其平章昌嘉努等及馬駞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所獲槖駞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諸將繖巴喇等還鎮陜西改河南冊其

女為周王𣭌妃夫人何氏卒于京上賜璽書慰藉加餐

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于偏將而後行

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宫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

北討伊爾布哈勝以征西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

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

克楚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為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

西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祭

將南庸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

國公李景隆中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克楚部將鼐喇固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諜敵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多喇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克楚見鼐喇固而驚曰爾尚在乎鼐喇固頗為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克楚喜即遣其左丞特黙齊等至勝軍獻馬且窺虛實勝已踰金山至女直奎騰降

納克楚之將慶國公家通初納克楚分其衆為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于元主不肯預朝會名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克楚度不敵乃因鼐喇固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克楚覘知明兵盛乃指天嘖嘖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克楚別酌所携酎醻玉玉讓之先納克楚即先飲復酌醻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納克楚讓弗肯衣玉

亦持弗飲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時在坐勇而疎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觧方言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克楚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衮通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駞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克

楚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五千輛馬數千匹傷痍及老弱二萬四千餘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克楚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于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克楚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

如調東昌等處番兵下雲南按行永寧戍僉山西平陽
諸郡邑兵大同屯牧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
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黄金至
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
號為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
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
府左都督
賛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

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驁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為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令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為韓宋二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勝傳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元季避亂頴川碭山中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

焚燒上都宮闕躪闢龍轉剽入蜀常為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為別將怱怱無所展聞高帝舟師伐江州而歎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上竒之俾為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涇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

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襄陽安陸倶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于馬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將珠展于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之元年而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

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
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
皆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
嚻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悦
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
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
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
若擐甲冑出百死一懽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

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㕘政友徳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復名喻友徳曰漢髙帝角項羽而彭越别從山東始汝其努力友徳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伊蘇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徳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伊蘇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衞輝彰徳遂東取廣東臨清

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乗騾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于石州擊四大王遂珠展至宣府敗圖魯卜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于鹿

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
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闗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
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
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畧陽闗虜其平章
蔡琳遂入沔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
餽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吴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
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
列山上蜀兵驚遁凱還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頼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為征西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户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陜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攀援巖谷晝

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脩橋以渡拔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吴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

破戴壽壽走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載甲士前列友德勒强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壽兵蹦籍死者亡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得木牌書率所部直前破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偽主明昇降壽等聞之乃籍府庫倉廩反縛詣軍門得士馬三萬分兵狥州邑之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上大悦曰潁川侯友德冐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未厭云是

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别為文首褒揚友徳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徳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賈勒們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多爾濟巴勒獲其馬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布哈降太尉索諾爾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徳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

廵長城外友德爲前鋒敵聞之絶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博囉特穆爾等還軍鎮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謂漕粟須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之卒運之入省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者道頗遠爲通清河涞水故道便其二流民越境爲邊患不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便其三古北等隘舊以民守一夫應役二夫給之費夥而不收實效宜發兵千人代之戍便其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粮厚卹

之便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以紓之便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名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禄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巴延特穆爾偽請和上乃陽名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巴延特穆爾果入冦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其衆縳以降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廵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欵還獻馬五百匹上

别選內廐良馬十五匹賜之當濟勒布哈冦邊復以征夷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黄河夜覆其庂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别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

三將軍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幷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犵狫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咱爾斡爾密遣其司徒達爾瑪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筴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爾瑪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讙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趨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儆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陣蠻麕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

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澂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强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

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頴國公食禄歲三千石予告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西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元將納嘚楚于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讁名歸留友德撫降衆尋亦名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部落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

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咱爾道築平夷千户所進

擊阿咱爾破之斬首千餘級阿咱爾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名還京為征夷前將軍率副將軍趙

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

元太尉鼐爾布哈丞相耀珠等降之悉収其部落駝馬

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

賜黄金三百两白金二千两鈔三千錠文綺三十匹綾

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夷將

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于淮北山東北平諸

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

王捕諸番將阿實哩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

練將士未久名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

休事耶禄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慙而退復

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

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

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

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賛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餘次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主虎變龍從刃不虛下筴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喑嗚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筰其昱昱葢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

反死

藍玉者鳳陽定逺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赬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于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户改親軍千户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癭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頴川侯討雲南轉

戰平之事見頻川侯傅增祿五百石再以征夷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嚐楚降之并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夷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諜元主特古斯穆特爾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曼濟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元帝與其太子天保努丞相實勒們知院納恰等數十騎遁

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宫主百三十餘人吳王多爾濟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匹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然猶面責數之

擬封梁國公嗄嗒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于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戸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錫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追捕逃冦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

伊埒特穆爾反使王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伊埒特穆爾走栢興王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頼二公下詬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王故恃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

玉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于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黨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弇州續稿卷八十四